



『晚清珍稀稿本日记』《潘祖荫日记》

2024年度凤凰好书 凤凰出版社 马忠文、徐雁平 蒋云柯、蒋伟平 整理

潘祖荫：人无金石寿，留得金石名

□吴琼

读《潘祖荫日记》

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，是日日记：“具折请假，赏十日。”
二十七日缺记。
二十八日：“凤石来诊。”
二十九日：“凤石来诊，周姓诊。”是为绝笔。

光绪十六年十月三十日，晚清重臣、一代收藏名家潘祖荫溘然长逝。日记手稿的最后一页，泛黄纸面上寥寥几笔，戛然而止，让我们仿佛亲历了潘祖荫的最后人生时刻。

一、雪泥鸿爪

潘祖荫，字伯寅，小字东斋，号郑庵，撰有《攀古楼彝器图释》，辑有《滂喜斋丛书》《功顺堂丛书》。他出身苏州“贵潘”，潘氏有清一代显贵辈出，被李鸿章称誉“祖孙、父子、叔侄、兄弟翰林之家，天下无双”。潘祖荫祖父潘世恩为乾隆五十八年状元，四朝元老，《郎潜纪闻》称其为“三百年中第一福气中人”，潘祖荫之名即是他所取。潘祖荫二十三岁高中探花，二十七岁入直南书房，历国子监祭酒、左副都御史、大理寺卿，先后任工部、刑部、礼部、兵部尚书，加太子太保衔，是晚清朝堂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20世纪50年代，一批潘祖荫的日记稿本被发现于苏州石子街潘家旧宅的废书堆中，以上光绪十六年日记便在其内，此外尚有同治二年、光绪七年至十五年（缺光绪十四年）日记，共12册。此批日记与上海图书馆所存光绪十四年日记《先文勤公日记》、光绪年间刊刻的《西陵日记》《东陵日记》《沈阳纪程》《秦輶日记》、民国石印本“涉冈楼丛刊”中所收《己丑恩科乡试监临纪事》，构成了存世潘祖荫日记的全部状貌。其中稿本日记尤其珍贵，体量最大，基本保留了他最后十年的记录。《潘祖荫日记》将以上日记汇集整理，并编制人名字号索引，在研究潘祖荫政务日常、金石鉴赏、生活交游、窥见晚清官场生态等方面有独特的价值。

二、勤勉日常

生在簪缨世家，又久居中枢，潘祖荫深知谨言慎行的道理。在日记中，他也极少议论朝政、褒贬人物。晚清许多重大事件如戊午科场案、签订《伊犁条约》、中法战争等，极难在日记中寻觅踪迹。在日记中记载更多的是他的“公务员”日常。

潘祖荫为官以勤政著称，除去两年多的还乡丁忧，“入直”“到署”，处理公务，是他生活的主旋律。光绪七年五月十七日，“入直。加班。卯正三上诣观德殿，随行礼”，加班过后才到卯刻。光绪七年闰七月朔，“在署阅《朝审略节》四册。第一本实一起，缓九起十三名；二本实二起，缓八起十四名；三本实一起，缓九起十名；宗室三本四名。即批讫”。八月初三，“朝审上班，杨树田呼冤”，次日即“加班，奏朝审呼冤一折”。光绪八年四月十一日至六月十九日，不到七十天时间内，他一共批阅秋审案卷四十五包，且大多是穿插在其他公事的间隙中完成。

潘祖荫对典章制度较精通，在日记中时常记录着装礼仪，尤其是朝会团拜、谒陵祭祀等重要场合，具体到补褂、袍服、帽子、朝珠，都有交待。如光绪七年六月二十四日，“至乾清宫，进贺表，补褂挂珠、纬帽蓝袍”；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，“上御乾清宫受贺。蟒袍、补褂、罗胎帽，御前万丝帽”。

潘祖荫才智过人，干练审慎，屡得“程功艰巨之役，文字衡校之司”委派。同治六年奉命

查勘福陵碑楼工程，四月二十三日启程，六月初方回京，行路“实在约计里数一千八百里有零”。潘祖荫主持过多次乡试，也当过会试副主考，阅卷、读卷多达数十次。《秦輶日记》记载咸丰八年出任陕甘乡试主考官，宵衣旰食，曾与副考官翁同龢“改礼艺一篇，彼此斟酌，烛尽而止，则子初矣”。光绪十五年监临武乡试，其间他亲自订立武闈规则，各种事项巨细靡遗。

光绪十六年六月，京畿霖雨成灾，永定河决口，灾民流离失所。时兼顺天府尹的潘祖荫奔忙在赈灾的第一线，数次淋雨感冒，积劳成疾，十月底遂急病不治。潘祖荫谥号“文勤”，从日记中看，“勤”一字，无愧也”。

三、金石名家

比起家族荣耀、仕途风光，潘祖荫在文物收藏鉴赏上的名声更著。他笃志好古，酷爱收藏，于金石、书画、碑帖、宋元本无所不收，尤爱商周铜器与宋元精槧，陆续入藏大孟鼎、大克鼎、宋刻《金石录》《广韵》等旷世珍品。光绪九年正月，其父潘曾绶去世，潘祖荫守制回苏州丁忧，临行前，将部分藏书寄藏于法源寺。另有大批陶器、彝鼎、宋元本、砖石、字画、泉币等，陆续寄存于友生王懿荣家。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多的宝爱之物他都随身携带，运回苏州了。在苏州的两年多时间，他又有所收获，回京时，行李单中有“铜器、书画、磁器箱一百九十只”。

潘祖荫的收藏来源主要是购买搜求与友朋相赠。步入中年以后，随着官阶青云直上，搜罗益广，愈加名声在外，古董商们纷至沓来。潘祖荫本是琉璃厂的老主顾，下朝时常去流连，博古斋、德宝斋、宜古斋、笔彩斋、茹古斋、鉴古斋、永宝斋、润古斋、含英阁等都与他有往来，光绪年间日记里，潘祖荫细细记录着他们上门兜售的物什以及一笔笔经济账。

长期和这些古董商打交道，潘祖荫对他们动辄漫天要价深恶痛绝。同治十一年曾写信给吴大澂抱怨：“市俗居奇种种，可恨，尽已挥斥矣。囊已罄，而索值者动辄盈千累百，真不顾人死活也。”从潘祖荫与古董商的交往中，我们可清晰感知清末鉴藏风气之盛以及官员与古董商之往来情况。

潘祖荫不光收藏出名，亦是鉴宝达人，眼光毒辣。如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，“润古至壶天，一鬼尊，伪，一敦无字，还之”。十三年闰四月二十四日，“苏来。‘玄中’二字伪，还之。不必见器，定为伪也”。因法眼如炬，常有友朋求赏鉴：

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四：晤彦侍，见毛公方鼎、郃伯卣、敦二、盖一，器皆真。

光绪十六年八月十二日：薛云阶送一甌来看，晋司徒伯彭父作宝尊鼎，照薛《款识》仿刻者，器徒字伪，还之。

四、胜友如云

潘祖荫天怀恢爽，朝野上下乐与之交。为官从政，他遇事敢言，游刃于各势力间而一秉公心。他曾对左宗棠施以援手，对初出茅庐的康有为亦有奖掖赞助之举。生活交游中，他购置金石所费靡多，时常欠债，自己节衣缩食，却不时资助友朋。李慈铭仕途不顺，在京时生活困顿，经常得潘祖荫周济。如同治二年七月十五日，“赠菴客四金”；光绪八年十二月三十日，“菴，廿，连前共六十”。李慈铭与潘曾莹、潘曾绶昆仲亦过从，故光绪九年潘曾绶去世时，潘祖荫以铭文请托李慈铭，五月初十，“以《年谱》、二百金寄菴客，为先君铭文”。潘祖荫去世后，墓志铭亦是李慈铭所撰。李慈铭在其中回忆两人交往：“庚癸之间，余穷悴不振，公亦贫甚，时或质衣致馈。”正可与日记相证。

谈及潘祖荫的交游，不得不提的人物是翁同龢。两人同光间齐名，因同出吴郡，出身、履历、官阶、爱好俱相似。同治八年，潘祖荫与翁同龢分任陕甘乡试主、副考官，两人惺惺相惜，结下了深厚情谊，《秦輶日记》中计有六首写给翁同龢或与之唱和的诗词作品。翁潘的交往维持了几十年，光绪十六年十月三十日，潘祖荫去世当晚，翁同龢赶去看望，是日日记：

李兰孙信来，云伯寅疾笃喘汗，急驰赴，则凌初平在彼开方，已云不治矣。余以参一枝入剂，入视，则伯寅执余手曰：“痰涌，恐难治矣。”尚手执眼镜看凌方，汗汪然也。李若衣至，曰：“参、附断不可用，舌交阴烁，须梨汁或可治。”余曰：“梨汁救命耶？”再入视，益汗。余往横街，甫入门而追者告绝矣，徒步往哭。

对照潘祖荫的绝笔，时间的断点仿佛被接续。潘祖荫走完了他的一生，而历史对他的书写，才刚刚开始。

（作者系凤凰出版社编辑）



2024年度凤凰好书12月榜 译林出版社
「智利伊莎贝尔·阿连德」著 裴枫译
《维奥莱塔：一个女人的一生》

『她拥有我希望我妈妈拥有的生活』——评《维奥莱塔：一个女人的一生》

□金薇

2022年，时年80岁的当代西班牙语世界最畅销的作家、智利国家文学奖得主伊莎贝尔·阿连德又添新作——《维奥莱塔：一个女人的一生》。这一次，她仍然以女性视角切入，聚焦拉丁美洲100年的历史，讲述了主人公维奥莱塔从风雨交加的出生之夜开始，经历家族兴衰、个人挣扎与社会变迁的传奇一生。维奥莱塔的故事不仅是她个人的成长史，也是一个家族、一个国家乃至整个时代的缩影。作品出版后，“阿连德最好的小说”“史诗级叙事”的呼声不断。

时间回溯到1981年1月8日，这一天对阿连德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，流亡委内瑞拉的她接到一个电话，告诉她祖父已值弥留之际。同一天，她开始给他写一封信，几个月后，这封信成为她的第一部小说，也是奠定她在拉美文坛重要地位的作品——《幽灵之家》。近四十年后的2020年，阿连德开始写另一封信：这一次是祖母对孙子的召唤。它的落款日期是9月，也是阿连德母亲去世的那个月。《维奥莱塔：一个女人的一生》就是这样开始的：“亲爱的卡米洛：我写下这么多页是为了给你留作证明。我想，在遥远的将来，等你老了回忆我时，恐怕记忆会开始模糊——因为你向来糊涂，年纪大了更是如此。我的一生值得被讲述，倒不是因为我的优点，更多是因为我的罪孽，其中不少你无法想象。我全都讲给你听，你会发现我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。”

阿连德的母亲弗朗西斯卡·约娜·巴罗斯（阿连德亲切地称呼她为潘琦塔）于2018年去世，享年98岁。对于早年失去爱女的阿连德来说，再一次失去亲人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：曾几何时，多亏了母亲无条件的帮助，她才从失去女儿宝拉的痛苦中幸存。在她笔下的多部作品中，阿连德都称母亲是她生命里重要的“支柱”，几十年来两人一直保持着通信的习惯，她至今保留有与母亲之间的往来信件，多达24000余封。

许多人鼓励阿连德写一部关于她母亲的传记，但当时的她无法做到。“我与母亲的情感联系太紧密了，我没有合适的距离或视角来看待她这个角色。”但母亲的身影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中，“我的母亲见证了二十世纪绝大多数历史事件，通过小说主人公维奥莱塔的人生，我可以讲述一个我的时代的拉美故事。”《维奥莱塔》的创作由此启程。

这一次，阿连德想写一个活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女人的生活，一个历经懵懂、最终实现自我发现与解放，在百年历史风暴中步步为营的坚韧女性的一生。维奥莱塔以她的母亲为原型，但又不是母亲，“她拥有我希望我妈妈拥有的生活”，阿连德如是说——曾经的潘琦塔在秘鲁被丈夫抛弃，孤身带着三个孩子，回到智利父母的家中寻求庇护；尽管后来有了新伴侣，但她终究是一个仰赖于丈夫、被养活、被保护的女人。

但维奥莱塔不是。小说通过一位祖母的眼睛涵盖了拉美过去100年的历史，从“西班牙流感”大流行、第二次世界大战、冷战时期的政治迫害，到军事政变和社会动荡，维奥莱塔的生活与这些宏大的历史事件紧密相连。《维奥莱塔》是一个女人的史诗，每一页都写满了历史的注脚。尽管故事发生国的确切名称从未出现，正如《百年孤独》的隐喻，它可被视作一部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，“这样我就不必拘泥于精确的日期或地点”，阿连德坦言，“我在《幽灵之家》和《爱情与阴影》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。这些故事几乎可能发生在拉丁美洲的任何国家。”

《维奥莱塔》探讨了一个重要的命题：女性在时代的洪流中，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？正如题记所问：“告诉我，你打算做什么，用你疯狂而宝贵的今生？”弥留之际的维奥莱塔从记事时忆起，讲述家族财富的瓦解，国家政权的交替，童年的辗转流亡、青年的激情岁月、中年逝去的爱与亲人、暮年找到终生事业并重获新生的顿悟与喟叹……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女性在历史进程中所承受的苦难与挑战，以及她们在逆境中展现出的坚韧与智慧。“维奥莱塔”不仅仅是一个名字，她是一段传奇，是女性力量的象征。她的一生，是生命力的颂扬，是对自由的渴望，是跨越世纪的独立之美与个性之光。

“人生的道路上，当我们经过某些岔路口时，并不知道它足以改变我们的命运；但一个人如果像我活得这么久，就能看得足够清楚。在几条道路交会分岔的节点上，我们必须选择前进的方向，而这个选择可能决定我们的余生。”

匆匆百年过，通过维奥莱塔的讲述，我们窥见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，感受女性在其中的爱与痛，坚韧与成长。弥留之际，遗忘之前，是磕磕绊绊却步履无悔的一生，是不饶岁月的家族百年传奇，但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每一个在时间长河中刻下耀眼印记的女性，构成一幅动人的时代画卷。

（作者系译林出版社编辑）